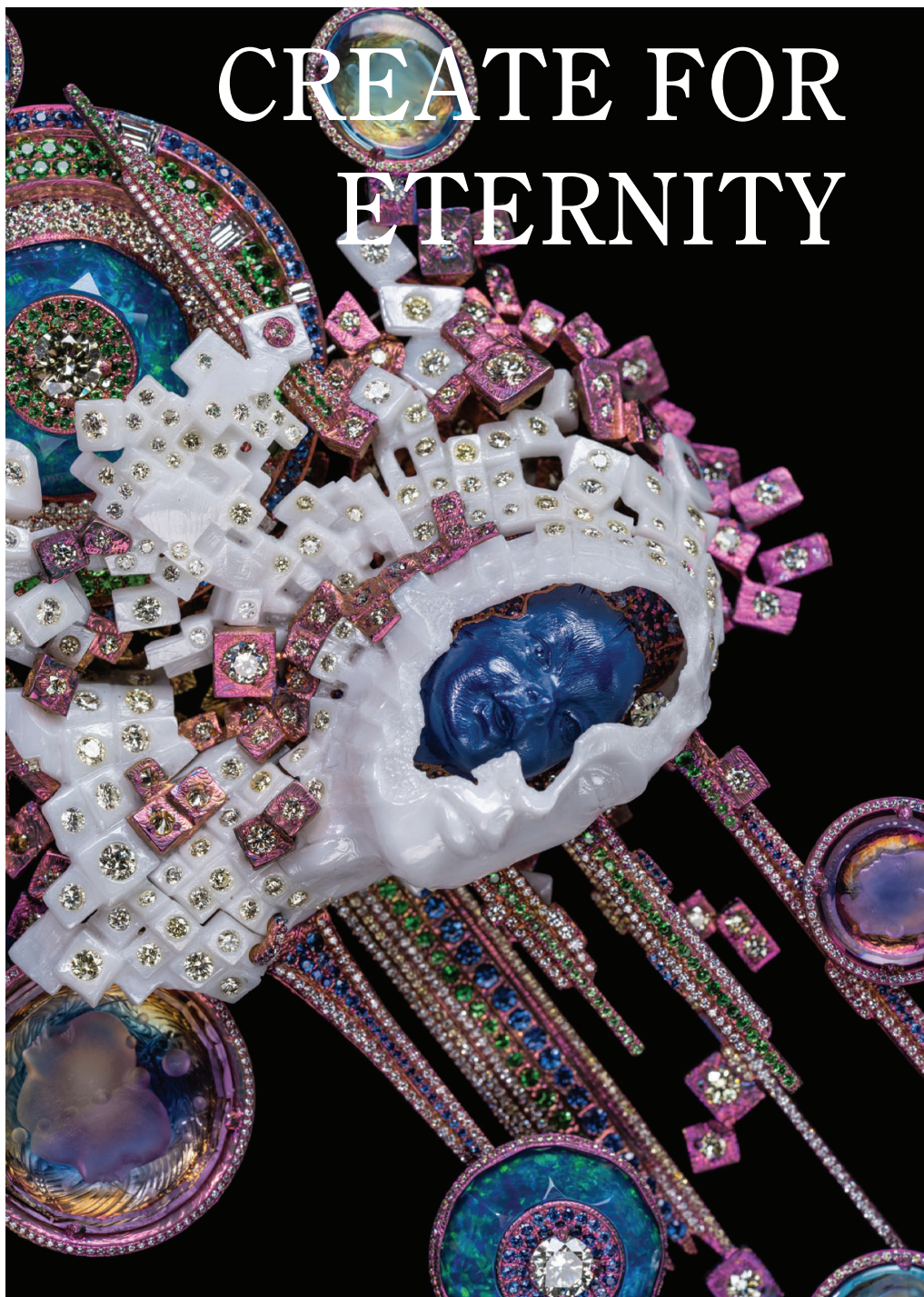


*a story  
of gem*

# CREATE FOR ETERNITY

“意识方块”胸针，彩钻、蓝宝石、  
珍珠、蛋白石、  
紫水晶、蓝水晶、黄水晶、青金石、  
石榴石、世英陶瓷、钛金属



CREATOR  
创作者

## 创作是在出世与入世间轮回

对珠宝艺术家陈世英来说，珠宝不只有装饰价值，它是故事的表达，是历史的载体，是时间的投影，也是实现梦想的途径。宝石是他的语言，从中翻译出宇宙的信息。创作是修行，也是一个自我进化的过程。

采访、编辑 薛亚芳 撰文 牧云

记忆中上一次与Wallace坐下来聊创作，大约还是在七八年前了。这回，艺术家还是蓄着长而花白的胡须，着一身灰色唐装，似乎比印象中更为清瘦一些，言语间依旧不疾不徐，眼神炯炯然，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修道之人。这趟来上海，艺术家是为了筹备接下来11月初将在第五届进博会上开幕的个展《出世·入世》。这也将是艺术家继2010年首都博物馆《心语神工》个展之后，在中国内地最大规模的个展，展出的珠宝艺术作品将有150件。

1973年，16岁的陈世英成为了一名宝石雕刻学徒，早年贫困的家境和艰苦的成长经历与记忆一直烙印在他此后的创作人生里。有一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就因为当时饥寒交迫，我只好不停做梦。”蝴蝶是陈世英珠宝创作中最常出现的主题，因“庄周梦蝶”的诗意与哲思令他深为着迷。梦蝶，蝶梦，如此，一梦五十载。

在华人珠宝艺术界，陈世英(Wallace Chan)是一个强大而独特的名字。在创作生涯的前半程里，他已完成多项创新技术，其中包括首创钛金属在珠宝创作中的应用，独创宝石之光之雕刻法——“世英切割”(Wallace Cut)和比钢坚硬五倍的“世英陶瓷”等等。近年来，他的作品频频受邀在巴黎古董双年展等世界顶级博览会上展出，作品《宇宙新生》戒指于2019年被大英博物馆永久馆藏。在创作领域上，他则超越珠宝艺术的边界，延伸至运用多种媒材的雕塑、装置艺术，以及影像创作等。去年，艺术家的首个大型雕塑艺术展览《钛坦：物质与时空对话》在意大利威尼斯开展，疫情肆虐令整个筹备和布展过程困难重重，艺术家最终以钛金属创作的大型雕塑巍然屹立于水城。而今年，陈世英的最新雕塑新作也将亮相上海ARTO21艺博会。

在回溯陈世英蝴蝶珠宝艺术创作的专著《Winged Beauty》一书中，珠宝作家兼评论人Melanie Grant这样写道：“Wallace Chan是一位哲学家、艺术家、革命者和珠宝大师，他用可穿戴的雕塑来表达他的独树一帜。他摒弃了已知材料或传统工艺规则，转而以全新的方式雕刻宝石，发明新材料并应用于创作。在他心灵深处，在他思想的茧中，他沉思、观察着周遭的生活，直至每一个新的构想逐渐成型。对他而言，时间变得毫无意义，只是一种被抛弃的幻觉。”

然而时至今日，他自觉自己仍只是一位“还有很多梦”的创作者，也从未给创作设一个既定的框，“因为我曾经一无所有，就好比没有一点知识的人才会想要拥抱所有的知识。我对万物的充满了好奇，对所有的知识也充满了好奇。”这些年，从媒介到

材，从材质到形式，他的创作语言越来越自由。本来，对陈世英来说，珠宝不只具美化作用，它是故事的表达，是历史的载体，是时间的投影，也是实现梦想的途径。宝石是他的语言，从中翻译出宇宙的信息。他将艺术、自然、文化、哲学、科技，以及创新的热忱投入其中进行创造，跨界是自然而然。

不知不觉，访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尽管关注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多年，很多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自己细细来讲，比如用了八年时间，慢慢发现钛金属的独特降性，无数次的实验才终于将其“驯服”，终于掌握钛金属在珠宝创作上的技术；因受摄影中的多种曝光效果启发，突发奇想通过宝石切割和雕刻来实现“幻象”效果，为此甚至进工厂学习制作工具，经过十多年学习和实验才最终创造出“世英切割”；而研发“世英陶瓷”的意念，其实是由一个童年回忆所启发：一只瓷羹从手中掉下，碎落一地。那一幕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之中，埋下了对陶瓷的好奇；还有那件一直在生长、与他“一起修行”的翡翠作品《悟蝉知翠》，因在他看来创作就是一场自我进化的过程，与蝉的生命无异……谈到创作，他的语速变快了，眼神也变得兴奋，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似乎是“修行”。他说，我就是在一个创作中修行的人。



上“春日女神”胸针，主石为一颗66.25克拉的世英切割的“未来颂”胸针，主石为一颗29.93克拉的粉红碧玺



## “作品要面向藏家，是入世的，创作本身是个人意识、精神的表达，是出世的；珠宝是物质的，精神是出世的。以入世物质，寓出世精神。”



陈世英 (Wallace Chan)  
华人珠宝艺术家、视觉艺术家和创新者

今年刚好是你创作生涯的50周年，即将于进博会上举办的个展备受期待。《出世·入世》这个主题想要表达什么？

对我来说，创作就是在出世、入世之间不停地轮回，作品要面向藏家，是入世的，创作本身是个人意识、精神的表达，是出世的；珠宝是物质的，精神是出世的。我以入世物质，寓出世精神。更希望借这个展览，让更多国内的艺术和珠宝爱好者看到珠宝艺术创作还有全新的视角和方式。

去年你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了大型钛金属雕塑展览《钛坦：物质与时空对话》。曾经你最早将钛金属应用到珠宝创作中，为什么又会想到用钛金属创造如此巨大的雕塑作品？

我在展览的画册中写过这样一句话，“物质中，钛是沉默的无名英雄之一，承载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它几乎是隐形的。我想向它谦卑的伟大致敬。”我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作品和展览，也是要去做地球的记忆、宇宙的记忆，没有人做过的东西我才有兴趣做。

中国人说过“人无一物可报天”，木心先生曾言“唯有艺术”。你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与你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我希望作品的生命会比本人的生命更长，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创作的痕迹。如果作品很有力量，世人或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获得一些启发、鼓舞或引导，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永恒的生命力。正如今天的我们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启发和滋养一样。

假如每个人的存在都自带使命，你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人是珠宝的载体，大地是人的载体，宇宙是星球的载体。那么宇宙的载体是什么呢？虚空。创作是在虚空里寻找自己的存在，从一切无意识里调动出你的意识与精神。而所有这些的精神的存在与表达，都是过去记忆的投射。如果说我有信仰，我的信仰就是创作。那谁是你的导师？所有的物质都是我的导师，就像刚才我说的，万物都在引导我去思考。